

# 闲话岩口“三角坪”

谭熙荣

茶陵人说起三角坪，必指县城紫荆花酒店前的那块平地。位置中央，道路环绕，又有大酒店点缀，三角坪之名早已众所周知。而如今我要说的三角坪，却非此处，而是指茶陵下辖市镇岩口村的一处交叉路口。

大约十几年前，一条水泥路从渠道上笔直而下，然后像蛇一样，蜿蜒着进了山下。山下是个地名，原先只有两三栋住宅，忽然间“发达”了，四排长长的房子依次落成，颇有些阵势。直路与弯道的衔接处，呈肘型，邑人俗称肘为“当屈”，此处便叫“当屈弯”。弯急，车速一快容易越轨。衔接处的内侧，是一丘稻田，四年前，组里将稻田铺上水泥，与路连成一块，整个成了片三角。路宽了，进出自如，亦可停车。夜晚，村民们携凳将椅，来此乘凉，煞是热闹。这里没有名号，叫起来不方便，我说就称三角坪吧。渐渐的，三角坪有了点“名气”，三角坪三字也被人叫唤起来。

可别轻看了这小小的三角坪，它是岩口的交通枢纽，南往北来，有四条道路从这里经过。南通山下，北往湘江，西达雷公山，西南一线，则与S345省道连接。人们笑着说，这么重要的地方，咋没有红绿灯呢？至少也得立个什么东西吧。有了，有了。什么？一块大石头。石头不是舶来品，“产”自三角坪脚下，原来的稻田里。石头两米见方，虽不很方整，却也不失威严。它默默地卧在一旁，寒去暑至，迎来送往，任孩子们跳上跃下，纵情撒欢，无怨无悔。人们怕委屈了大石头，想给它挪个地方，立个座，竖起来，请雕刻师傅刻上“岩口”二字，用红漆裱了，方是安帖。

三角坪正对着烈女岩，烈女岩下有座天桥，天桥上首便是岩口水库。水库里的水通过天桥，流经好几个乡镇，造福一方百姓。烈女岩呈倒八字，山谷的风经过水库的“洗礼”，闯出豁口，倾泻而下。三角坪就是习山风的第一个站口。酷暑似火，温度高达四十几摄氏度，为六十年一遇。而岩口，似有例外。傍晚，村民们不急不躁，陆续来到三角坪。太阳能灯下，孩子们追逐打打，嘻嘻闹闹，不知苦夏为何物；妇女们叽叽喳喳，家长里短，抑或冷不丁爆出个黄段子，将三角坪“晚会”推向高潮。

也有几个“好动”者，不满足于坐着乘凉，信奉生命在于运动，非要饭后走一走。且建了一个群，曰“我要去散步”。还未饭毕，微信响个不停：哪里？三角坪！几点？七点出发！OK！老猴子，憨来，猛子，高仔，狗仔，茶仔，毛苟，连长，段米，左筷子……人员少则三五人，多的时候，足有一个班。目的地不限，或者雷公山，或者红军广场，或者大水洲上，兴趣来了，脚停不下来，“越境”到了邻村。散步归来，还在三角坪坐坐，天南地北，聊天吹牛，不亦乐乎。也常去步友家喝茶，喝茶的目的，还是在聊天，打发时光，有时玩到十一二点才“散会”。

离三角坪二三十米远，是岩口的老屋场。四十年前，这里聚集了岩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家。建于清朝年间的谭氏彬公祠，便位于屋场的中央，飞檐画栋，颇为气派。坪里均匀地铺着鹅卵石，如画一般。解放后，祠堂用作了仓库，继而改为学校。每每电影来了，都在祠堂坪里放映。白色的幕布一挂，脚踏式发电机一响，小孩子的魂都飞了，不吃飯也要去看电影。

老屋场一侧，有一条小河，我们称之为大圳，由烈女岩下的竹湾潭直流而下。大圳清澈见底，游鱼随处可见。岩口人喝她，用她，离不开她，用今天的活说，她是岩口人的母亲河。由大圳进入屋场，有一排棚栏，岩口人叫“榧子”。榧子既不是木板，也非竹片，而是由几方巨大的石块组成。靠近榧子的路边，则是一长溜方正的石头，为石凳。晚饭之后，早有人将石凳泼了水，人坐下，顿觉冰凉。大圳自山里而下，裹着大山深处的清风，给岩口人送来无上的凉爽。此时，榧子成为岩口的中心，说话声，嬉笑声，呼儿声，洗衣服的棒槌声，喇叭笛子声，交织成农家多重合唱。

四十多年后，岩口人的活动中心移至三角坪，距榧子只有几步之遥。而今，老屋场已物非人亦非，仿佛消失已久的楼兰古城。一大片稻田，掩盖着曾经的热闹、素朴、沧桑和欢乐，而榧子边的热闹，还在口口相传，不时惊起一圈涟漪。由三角坪经老屋场通往湘江的道路，不久将铺上柏油，供村人出行。那时，人们从三角坪出发，脚踏黑色地毯，眺望无际的绿色，乐道岩口故事，展望美好明天，惬意之余，一定想高歌一曲。



三角坪的大石头，是孩子们的乐园



山下，距三角坪不远处的屋场



葱郁的稻田之下，是岩口曾经的老屋场



暑热之夜，三角坪是村民们乘凉的好地方

亲情

## 变笨的母亲

马亚伟

为了帮我带孩子，母亲搬来有半年多了。我发现，母亲不知从何时起变得笨了。

午饭母亲炒了两个菜，我吃了就吐出来，说：“妈，你打死卖盐的了吗？炒个菜这么咸！”母亲赶紧自己尝了一口，辩解道：“我吃着不咸啊！是不是你口味太重！”事后丈夫对我说：“你跟你妈说话的口气太重了，老人辛辛苦苦帮咱们带孩子，多不容易。你说话怎么也得委婉点吧！人上了年纪，味觉就迟钝了，所以炒菜会咸。以后你好好跟老人说话，不是说对父母要和颜悦色吗？好好说话，才能给她一个好心情。”听丈夫这样说，我也觉得自己说话太不注意方式了，很惭愧。

母亲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，很多卫生习惯没养成。我告诉她，洗手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揉搓一会儿，让香皂在手上多停留会儿，能杀菌。我怕伤害母亲自尊，说的口气很温和，母亲答应了。她再洗手的时候，我竖起耳朵听，可很快就听到“哗哗”的水声。

不用说，母亲洗手又是敷衍了事。我有些生气了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好好跟你说，让你洗手多洗会儿，怎么就不顶事呢？一件事说一次难道记不住吗？我觉得你变笨了，年轻时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成了这样？”母亲尴尬地笑笑说：“我真忘了！”我也清楚，一个人的习惯要改不是件容易事。

那天晚上母亲在卧室缝几个扣子，以前她做这样的事不过几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可这次她忙活了半个小时，还没完工。我朝她的房间望过去，发现她正在很努力地纫针。她凑到灯下，双手举着针线，很努力的样子。我高声喊道：“妈，缝个扣子怎么这么费劲呢！”母亲说：“老了，眼睛不好了嘛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妈，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笨了哦！想当年，那么能干的老妈，现在也笨成这样了。”母亲笑笑不语。

母女之间，可能都会是这样的过程。小时候，母亲是我的偶像，我崇拜她，想成为一个像她那样贤惠能干的女人。母亲年轻时，脑子好使，记住的事忘不了，而且做事利落，常常让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。等到长大后，笼罩在母亲身上的光环褪

去了，她成了一个平凡的人。再后来，她慢慢变老了，变笨了，在我的心目中逐渐降格为小学生，她会说话，会做事，还需要我的指点和提醒。这样的角色变化，现实而有些残酷。

一天，我看到母亲房间的床底下压着一个薄薄本子，我好奇地翻开来，竟然发现上面记的都是我跟母亲说过的一些事。炒菜少放盐，洗手多洗一会儿，做活儿利索点，买菜别图便宜一定要买新鲜的，垃圾每天都要倒掉，小宝的奶瓶用之前煮一会儿……林林总总，都是我跟母亲说过的话。我看着看着，觉得有眼泪要涌出来。母亲变笨了，但她的爱并没有减少，反而翻倍了。母亲在我心中的形象，重新高大起来……

我跟母亲谈起她的记事本。她说：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记在本子上有空看看就行了。我现在确实老了，很多事都记不住，不服老不行喽。”我冲母亲笑笑说：“妈，没关系。你记不住我就多讲几遍，就像小时候你教我一样，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。我有耐心！”是的，母亲，我有耐心陪着您慢慢老去。

旧事

## 朱亭往事

肖又铮

千年古镇朱亭，古朴而美丽，我曾在这里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。如今岁月渐长，许多往事已经消淡，却总记得年轻时在朱亭的点点滴滴。

50多年前，我远离城市、乘京广线硬座火车、挑着极简单的行囊，来到朱亭镇乡村，高兴地跨进四面透风的教室，与并不比当时的我小多少的孩子们为伴，字斟句酌地讲述古今诗词，重温中外经典著作，引导他们愉快地走进知识的殿堂。

那时有个穷孩子，交不起几元或十几元的学费，我便在节假日或下午放学后，走进他们家里，了解情况。有的因家人身体残疾，家庭变得经济拮据；有的因天灾人祸，三餐都揭不开锅。我看到那破败的房子，陈旧的家具，心酸极了。乡政府和村上，虽也有些扶贫帮困措施，但远没有今天的力度。我向学校汇报后，学校的作法是“减、缓、免”；我的有效办法，则是及时帮我班贫困学生代交实在不算多的学费，决不让一人辍学。早两年，几个如今已成爷爷、奶奶的学生，还与我谈起当年难忘的往事。

老师最麻烦的事情。是遇到品行不正、学习后进的“双差生”。当时有个住在山冲的男孩子，16岁就能挑200斤担子，是有名的“打架王”，语、数两科期末考试，加起来不到100分。我第一次到他家，就被一只凶恶的黑狗，咬得右腿难以行走。幸好遇到一位医师，采取紧急救治办法，才没惹更大的麻烦。不久，这孩子父亲患急性肝炎，交不起20元医疗费。我便从微薄的工资中，拿出20元，让孩子的父亲进医院，病情才逐渐好转。不知怎的，这次事情后，“打架王”从此不打了，学习成绩也有了进步。

谁都知道，在彼时的农村，稍有文化的人，只要乐意为人办事，便有许许多多派上用场的地方。帮贫下中农深情写忆苦思甜的文章，替办结婚酒的人家高兴地撰写大门、堂屋、厨房、洞房等地的喜联，为孝子贤孙悲恸地写悼词（祭文）……年纪轻轻的我，简直成了“万金油”，日日都忙个不停。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叫“双江”的村子里，有几位农民朋友，在追悼会现场，听过我撰写而又深情朗读的悼词（即祭文）后，异口同声地对我说：“你这样如实写的文章，比道士念的八股文，好得多！”

上世纪60年代，许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。可敬的朱亭老百姓，却仍坚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。当时的乡政府，抽调我和几位老师，“双枪”时办《双枪战报》，造林时办《造林战报》。那时，只能用蜡笔，在铜板上刻字，再用油印机印出来，成为一张张油印小报。我文章，则由我和年轻的同事，白天走访田间地头，走深山荒野；夜晚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写成一篇篇农民朋友能读懂的诗文。现在年已七十多的几位老同事，都是我当年的战友。后来，朱亭人造林海，受到国内外人士赞赏。我想，在那片绿海里，也有我们奉献过的一片小浪花！

当时，从城里“下放”了好几位中学老师到我们学校。他们没有怨恨，也没有悲观的表现，只是尽心尽责教给学生知识技能。我十分佩服他们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。在那无书可看的年月，他们不顾一切，从家里设法带来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古代经典著作给我看。两个健谈者，时常绘声绘色讲述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历史故事和《基督山伯爵》《王子复仇记》等著名小说中扣人心弦的情节，都给我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。

有几个学期，我所在学校与60岁左右的谢大妈家相邻。谢大妈很喜欢我的教学态度和比较直率的性格，家里有了好吃的，都要留我一份。她知道我爱吃糯米饭，常常做好送到我的房间。她的儿女，几乎都成了我多年的好朋友。还有一位家访时认识的廖大伯，他差不多每月邀我去他家做客。廖阿姨做可口饭菜招待我，他则教给我不少生活常识，连对坏人防范办法都一一告知我。我回想，在乡村岁月，有多少个这样的“谢大妈”“廖大伯”，曾无微不至地关怀过我，我要衷心感谢他们。

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那年暑假，我和一位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的领导，一起到隔米亭不远的龙潭中学，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朱亭地区教师培训工作。课余时间，常到绿树掩映、空气格外清新的校园徜徉。没几年，通过努力，不少学生在参加高考后，拿到中专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真好似金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多年后，有的成了知名学者，有的成了千万富翁，有的成了群众喜爱的父母官。这一切，都让我倍感欣慰，而我难忘的青春激情岁月，也在美丽如花的乡村掠过，随风飘逝……



责任编辑 郭亮  
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 
美术编辑 王玺  
校对 谭智芳  
288239306

记事本

## 和月亮说会儿话

晓夏

夜晚如期而至，父母把饭菜摆在庭院，食物不是太丰盛，平常人家的粗茶淡饭而已。父亲挑了灯过来，食物笼上一层昏黄的金色，像一幅凝脂的油画。

明月东上，一钩清辉，在我眼前仿佛上演着一场独角剧：时空深远的幕布下，食物与老酒的醇香，独酌的父亲，母亲说着朴素的家常话，我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年纪，收起白天狂躁的心，得以安静地陪着家人，围桌夜话。

月光洒满角落，款款地照着人间，举目抬头间，月亮离我如此遥远，我却还能每天看到它，深感大千世界是如此神秘。

每当月光落在肩头时，这幕儿时的场景，总会不经意间溢出脑海，浮现在眼前，多想描绘成画，在一弯新月时，伴着茶香，再次说尽痴话。

昨天的江边，有个中年男子，开车载着白发双亲，还有小桌子、茶、茶点，喝茶赏月，聊聊天，听不清他们在聊什么，男子的手指向远方，三人一齐抬头望向天边，一钩弯月天如水。人间至美是亲情，最普通、最平淡的情感最亲近，格外甜美。

不远处的我被他们的温情打动了，如果是我父母，此刻会聊什么？一定是关于生活的。就像那个萦绕于心的夜晚，父亲给母亲夹菜，嘴里唠唠叨叨地说：“好吃的东西都是地里长出来的，瞧这小菜多鲜嫩。”母亲忽然扭过头，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：“月亮上能种菜呢？”母亲可能是觉得我读了几年书，有点文化了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能！”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

如果当时身边有一位睿智的长者，像不远处的中年男子，我该多幸运啊。那个男子带着小娃，用天文望远镜，引领小娃探索宇宙天空的奥妙，邀请好奇的旁观者一同赏月，顺便给围观人群科普太空知识。充满好奇心的人啊，需要“嫦娥奔月”“月兔捣药”“吴刚砍树”的神话故事展开想象的空间，更需要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索宇宙神秘的务实精神。

有多久没有体会到“明月入心”的那份悸动了？人生苟且，幸好月光下总有一隅容身之地，低头捂住兜里的六便士不被嘲笑，仰望月亮时还有满船清梦。

有一群青年，拥有一块布，挤在一起，弹吉他唱歌。一根琴弦扶摇直上，仿佛向天喊月亮：为我疯狂！看月亮的人，各有各的心事，孤独、想念、暗恋、怀念、悲戚、烦躁、迷茫、倦怠……那个女生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，旁边的女生抚摸着她的背，小声安慰着。

月亮懂得人类所有的语言，也看得见所有人的表情，无论你此刻心情疏朗还是灰暗，这期不期而遇的月亮，仿佛是专程前来关照与抚慰我们心灵的圣物。

“好奇的月亮比问号更弯”，好美的诗句啊。我希望友人们，在月下都能感受到人间的美好，即心怀浪漫宇宙，也珍惜人间日常。